

青灯诡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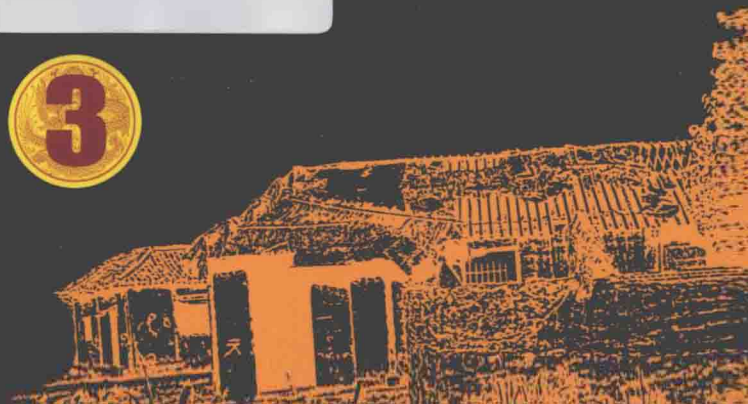
陈众著

青灯黄卷绘形绘色
凄风苦雨神出鬼没



乡间那些稀奇诡异的事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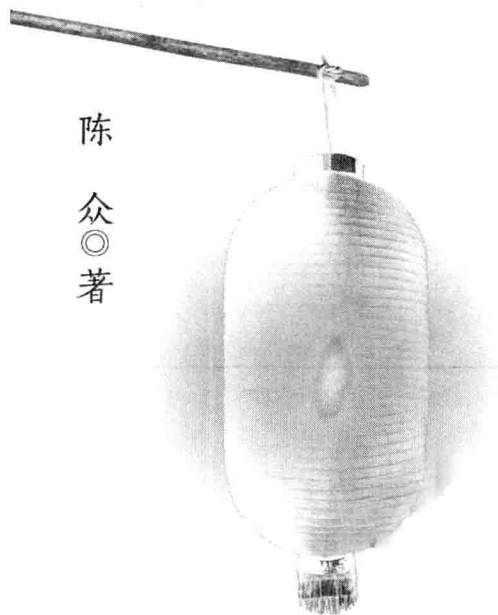


青灯诡话



青灯黄卷绘形绘色
凄风苦雨神出鬼没

陈
众◎著



乡间那些稀奇诡怪的事
3

青灯诡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灯诡话.3 / 陈众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08-2931-4

I. ①青…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0216 号

青灯诡话.3

作 者 陈 众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931-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001	016	030	051	065	078	095	113	132	152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闷香奇方	人鬼争夫	夺枪	蛊毒山林	赶尸客栈	喜神过道	追尸	毒寨寻药	蛇海浴焰	鬼猴夜叉



目录



173	189	203	219	238	256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谁是奸细	禁地鏖战	怪尸的遗言	异世界黑僵	血咒重现	揭秘时刻



第一章 闷香奇方



我和二子从山洞脱险后，立刻把姥爷送到了医院。经过一番抢救，姥爷终于醒过来了。我和二子走进特护病房，看到姥爷半躺在床上，气色恢复了一些，但还是很虚弱的样子。

“姥爷，你感觉怎样了？”我走到床边，担心地问道。

“咳咳，没多大事情，哎，老啦，不中用啦。”姥爷叹气道。

我压下心里的不安，连忙说道：“姥爷，你别这么说，其实都是那个病连累的，不然的话，你肯定是最厉害的。”

姥爷欣慰地微笑了一下，说道：“怎么样，你们都还好吧？没出什么事情吧？”

我就把姥爷昏迷之后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姥爷有些疑惑地皱了皱眉道：“赵山居然失踪了？”

“嗯，我估计他是不愿意跟我和胡子在一块儿才走的，不算失踪。”

“也对，这个事情先搁下吧，你先去见卢爷爷，跟他汇报一下情况。”姥爷说道。

“老人家，您感觉还好吧？”这时二子也在床边坐了下来，关心地问道。



“呵呵，没事，就是有点累，休息两天就好了。”姥爷听到二子的声音很开心。

“那就好，那您老好好休息几天。我表哥那边还悬着一颗心呢，我得马上把您的情况告诉他。”二子说道。

“放心吧，他的事情我心里记着呢，等我能走动了，就过去帮他掐算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大同过去也是一样的。他跟我学了这么些年，也该出师了。”姥爷笑道。

我不得有些扭捏，心里跃跃欲试，但是又不敢表露出来，随口应道：“我还不行，这太难为我了。”

姥爷和二子都很了解我，自然没把我的话当真。

二子送我回到疗养院，我就去见卢爷爷。我把防空洞里发生的事情都详细地告诉卢爷爷了，他皱眉沉吟了半天，才问道：“赵山真的失踪了？”

我仔细地观察着他的表情，发现他不像是在骗我，又问道：“赵山一直都没有回来吗？”

“没有回来。”卢爷爷疑惑地看着我，他点了一支烟，说道：“照你这么说，那里面现在已经安全了？”

“基本没事了，不过里面的毒虫还是很多，进去之前要做好防护工作。”

我没有在山上逗留，心里还是牵挂着姥爷，回到医院之后，却看到林士学已经来了。

林士学正坐在病床边跟姥爷说话，见到我进来，不由得眉开眼笑道：“大同，快过来，让我看看，哎呀，长高了很多啊。嘿嘿，不错，大同有出息了。”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林士学了，他的变化很大，他现在明显富态稳当了，面皮更白净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官腔打得很圆。

“借您吉言。”我微微一笑，拿了一个苹果削了起来。

林士学继续对姥爷说道：“没想到上级这么快就要把我调走了，其实离我任期结束还有快两年呢。说实话，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咱沭河市，我觉得要是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我还能让这里再变样。”

“呵呵，这也是福运到了，挡也挡不住的。”姥爷微微笑道，“海阔凭



鱼跃，天高任鸟飞。调动上去是好事，不但能积累经验，也能更进一步，你应该高兴才是。”

“您说得对，所以我这才匆匆忙忙地收拾准备。那边已经给我安排好住处了，不过，我在市郊一个僻静的地方已经盘下了一栋小楼了。那里背山面水，环境优雅，前面是玄武湖，后面是紫金山，门前一条大道连着绕湖公路。而且最好的是，有一个大院子，院墙有两米多高，我准备把灵堂设在那里。”

“嗯，这样很妥当，那就这么办吧，你什么时候启程，我提前去给你起灵堂。”姥爷微笑道。

“事不宜迟，我准备明天一早就出发，今晚就起灵堂装车。您老能不能费心，现在就跟我去走一趟？”林士学看姥爷有些迟疑，连忙又道：“我的意思是，你们爷孙俩也跟着车一起去南城。到了那边，你们也一起住下好了，地方很宽敞。我认识省里一位专家，到时候请他来给您老人家看病也方便。”

姥爷微微皱眉道：“这太仓促了吧？我和大同是临时来医院的，东西也没收拾，要是今夜就走，比较难办。”

“这个没问题的，咱们现在就分头行动，二子带着大同回疗养院收拾东西，您老和我去起灵堂，然后再会合出发，您看行么？”林士学有些焦急地说道。

姥爷点了点头，接着微微沉吟道：“士学，有个事情，我得和你说一下。”

“嗯，您说。”林士学见姥爷语气严肃，连忙正色细听。

“按理呢，你的运气是没有这么快到的，”姥爷微微皱眉道，“但是现在的运头明显加快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为什么？”林士学被姥爷问得一怔，接着眼神有些躲闪。

“呵呵，你真的不知道？”姥爷含笑问道，接着转头对我说：“大同，帮我相相他的面，仔细看看他的眉心。”

我连忙抬眼仔细看着林士学，发现他气色非常好，他眉心的那点金光罡气也比以往更盛了，而且，隐隐约约地还透出一抹淡淡的粉色。

“比以前厉害了，但是有点粉色。”我对姥爷说道。



姥爷点点头，笑着问林士学道：“怎么样？大同说得没错吧，你最近有桃花运了，是吗？”

“这个……”林士学满脸尴尬，“老人家，这个事情，具体的情况，我想二子都已经和你们说了吧？说实话，我最近一直为这事情烦恼呢，正想找您商量商量。麻烦您老再多费心，帮我把这个事情也一并解决了吧，您看行不？”

“这个事情，三分天命，七分人事，我倒是可以帮你掐算掐算，不过嘛，最后能不能成，关键还要看你的表现啊。”姥爷微微叹了一口气，又问道：“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个事情吗？”

“不，不太清楚。”

“这是因为，你现在的运头已经互相冲撞了。实话和你说吧，你这次调动，借的是京城那边的运。所以，你现在身上有两份运头，一份是阴福无穷，一份是鸿运当头，这原本是人间最大的美事，不过也得看这两份运道合不合。现在你这两份运道就还没合到一起，所以，一旦你处置不好，随时都会化为厄运，到时候，想后悔可就来不及喽。”

林士学非常紧张，他干咽了两口唾沫，这才问道：“老人家，那您看，这两份运道要怎么才能合到一起？”

姥爷微微皱眉道：“阴福那边，只要你以后还能一如既往地对她，就没有问题。现在关键就是要保证鸿运不排斥阴福。你要是能办到这一点，事情就稳妥了。”

“我担心的也正是这个事情呢。”林士学闷闷地抽着烟，“人家是高干子弟，又出国留过学的，我和她在一起，算是高攀了。我要是再让人家受这些委屈，我心里就先过不去了。其实吧，我现在有个想法。”林士学小心翼翼地靠近姥爷的身边，低声道：“我想要不，干脆不要这份阴福了，您老看怎么样，能不能帮忙办到？如果可以的话，我给您当干儿子，养您一辈子。”

“嘿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姥爷听到林士学的话，一开始没有什么反应，过了几秒钟之后，突然面容扭曲地阴沉大笑起来，接着四肢往上一竖，“呕——”地咽了一口气，全身突然迸发出一层层血沫水泡。

见到姥爷的样子，我急得浑身冒汗，连忙想过去查看姥爷情况，但是



我突然看到，此时床上躺着的并不是姥爷，而是一个穿着大红长裙的女人！那个女人面容铁青，她微微侧脸，冷冷地看着林士学，良久之后，才“哼哼”冷笑起来。

林士学此时也被吓愣了，他满脸惊恐的神情，怔怔地看着床上的女人，接着“扑通”一下，双膝跪地，满头大汗地对着床拜道：“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呀哈哈——”

床上的女人狰狞地大笑着，一伸手抓住林士学的手腕，接着身影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完全消失了。

这时我再定睛一看，只见姥爷已经被血沫完全覆盖了，变成了一个血人。

“姥爷，你怎么样了？”我惊急地大喊道。

但是，任凭我怎么呼喊，姥爷却一直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医生护士都被惊动了，围着病床抢救，我和林士学都被请出了病房，姥爷的情况才开始慢慢好转。

“什么情况？不是还没到月中吗？老人家怎么就提前发病了？”二子拉着我一通盘问。

我一点儿说话的心情都没有，走到椅子上颓然地坐下，对二子伸手道：“给我一根烟。”二子连忙给我点上一根烟，然后自己也点了一根，陪着我闷头抽起烟来。

过了好半天，二子才叹了一口气道：“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老人家的情况，我也很担心。我昨晚给你介绍的那个买卖，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是真心不想见到老人家再被这么折磨下去。”

我冷笑了一下，脱口而出道：“这还不是你表哥干的好事，要不是他突然提出来要解除阴婚，会惹得那阴神这么急，把姥爷搞成这个样子？”

二子不由得一愣，怔怔地看着我，不敢相信地问道：“表哥真的这么说？”不待我回答，二子已经抬头向对面坐着的林士学看去。此时的林士学，依旧是满脸惊恐痛苦的神情，他抱着手臂坐着。

“表哥，你是咋啦？”二子起身走到林士学面前，冷眼看着他问道。

林士学这才回过神来，瞅瞅过道里没什么人，这才叹了一口气，缓缓



站起身道：“你们别怪我，说实话，我真心没想这么干，只是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肯定会让另外一个人一辈子受委屈。我心里难受，所以就想问问看能不能解除。我也没说一定要解除，不过是随口问一句，现在就闹成这个样子了。”他说着，捋起了袖子，露出手臂。

我抬头一看，赫然看到他的手臂上有一个紫黑色的手印，才猛然想到刚才那个女人的确是伸手抓了林士学一下，想必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这么看来，那个女人是不打算放过林士学了。林士学这个阴婚，是解除不了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现在只能等老人家醒过来再商量对策了。”林士学点了一根烟，眉头皱眉抽了起来，很明显是在思考着什么。

二子讪讪地回到我身边坐了下来，悄悄问道：“你不是能看到那些东西吗？刚才你怎么没看到那个女人跟着表哥进去了？”

我怔了一下，下意识地抬头四顾。看了半天，见没有异常，我才皱着眉对二子说：“她是阴神级别的，神通广大，她要是不想让我看到，我就看不到。”

二子不觉有些失望地说：“看来表哥的美梦要泡汤了，嗨，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有得必有失啊。”

我和二子配合着挤对林士学，林士学却一直默不作声地坐着。这就让我和二子觉得没意思了，也不再说了。林士学抽完烟，突然站起身，看着我和二子冷笑了一声，接着转身向外面走去。

二子一怔，有些摸不着头脑地看了看我，问道：“表哥是不是生气了？”

“他要是心情生气就好了。”我撇嘴道。

“我还是跟去看一下吧。”二子起身就走，同时对我说道：“你在这儿照看老人家，我马上就回来。”

我点了点头，接着也起身沿着楼道走，想要找个地方透口气。我不知不觉下了楼，来到了院子里。院子里亮着路灯，晚风习习，凄冷寂静，气氛有些阴凉。我摸了摸口袋，掏空了之后，才想起自己并没有带烟的习惯，不由得抬脚就向医院门口的小店走去，想买包烟解解愁。

我正往前走，突然眼角一动，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快步向侧面走



去。我发现那是林士学，心里疑惑，连忙悄悄跟了上去。林士学只顾着低头走路，并没有发现我跟着他。

他走到一个几乎完全掩藏在绿化林中的电话亭面前，打了一个电话：“喂，宝琴，是我。嗯，想你了，你现在怎么样？”

“什么，你来沐河市了？你怎么也不提前通知我，我好接你去啊？啥，你要给我个惊喜？嗨，我不就是搬个家嘛，这里是小地方，你来了，我可招待不好你。嗯，好，你说你在哪儿，我马上去接你，正好有点事情要和你商量。”林士学和电话里的那个女人聊得很投机，他站在电话亭里大笑着，似乎非常开心。

我蹲在树丛后面，冷眼看着他，竖起耳朵听着，觉得没什么意思，准备离开了。可我的眼角又是一暗，赫然看到林士学的背后，竟然一声不响地站着一个女人。我只能看到那个女人的轮廓，她一头长发，细高挑身材，一袭曳地长裙在风里轻轻地飘动。

我很想去提醒林士学一下，但是那个女人似乎觉察到了我一般，突然扭头向我这边望了一下。她一扭头，一张脸在路灯光下露了出来，那是一张惨白俏丽却毫无表情的面孔。而我就被她那么一看之下，突然就感觉全身一滞，动都动不了了。

那个女人嘴角微微勾起，对我冷笑了一下，然后像风吹一般缓缓飘到了林士学的背后，悬浮在半空，一动不动了。我真是又惊又急，心里对林士学大喊着，想让他不要说出让他背后那位受不了的话来。

“我也想死你了，我马上就来接你，只要你来了，什么公务都不重要了，哈哈哈，好，亲一个，啵！”

那个女人有些按捺不住了，缓缓伸出一只纤瘦细长的手臂，轻轻地握住了林士学手里的电话，脸靠了上去，就那么和林士学挨着脸，一起对着电话说起了话。

“你说什么？我这边有女人的声音？啥？她叫我老公？她在和你说话？她说什么？啊？她说你是贱人？说她在前面的桥上等你？啊？你说什么？啊？什么？翻，啊，翻车了？！”

林士学浑身打战，脸色铁青地挂掉了电话，扭头满眼惊恐地四下张望着，却不知道那个女人此时正趴在他的背上。女人双臂抱着他的脖颈，低



垂着头，长发披散在他的身上。

林士学一溜急跑，一边跑一边对着等在住院大楼下的秘书小郑喊道：“小郑，快，快到市北的泗水桥，快点！”林士学就这么“背着”那个女人，坐进了车子里。

车子风驰电掣地向医院外面冲出去后，我才恢复了知觉，连忙动了动手脚，扭了扭脖子，下意识地打了个寒噤，接着立刻转身。可是我一转身，差点撞到背后站着的黑色人影。

“哎吆喝！”我下意识地惊叫一声，向后一跳，定睛一看，这个人却是二子。“你干什么?!”我怒视着二子问道。

“哈哈哈哈哈！”二子却对我一阵大笑，他眯着眼睛，弯腰看着我问道：“那你又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偷听我表哥打电话？”

“我是凑巧听到的，你还当暗哨啊？倒是蛮尽职的嘛。”我撇撇嘴，很不屑地说道。

“嘿嘿，你说对了，我就是当暗哨的，表哥去打电话之前，早就对我交代了。”二子得意地说道。

见到这个家伙没心没肺地大声说笑着，我瞪了他一眼道：“你还笑得出来，出事了，你知不知道？”

“出什么事情了？”二子疑惑地看着我。

“出大事了！他京城的那个对象大老远过来看他了，现在在市北的泗水桥那边翻车了！”

“什么?!”二子惊叫一声，嘴里刚叼上的一根烟掉到了地上。

等二子回过神来，转身就向自己的汽车跑去。我皱眉对他喊道：“你去了也没用！”

“总得去看一下啊，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估计表哥要伤心死了。表哥是真心对那个对象的。”二子满心焦急地拉开车门。

我的心一软，不觉也有些同情林士学，于是也想一起去看看情况，但是转念一想，要是我走了，姥爷身边就没人了。于是，我上前拉住了二子，告诉了他之所以会出事故的原因。

二子骇得张大了嘴巴，惊慌地问道：“这么说来，我表哥这辈子是不能接触别的女人了？不然都会被她弄死？这份阴福这么可怕，不要也罢。”



“现在不是说解除就能解除的。那个女人以前也没有做过怪，现在是林士学惹怒她了，这也怪不了别人，你不要只护着你表哥。”我冷眼看着二子说道。

“好吧，但是这害死人的事情，总不能一句话就过去了吧？”二子问道。

“你先不要着急。”我皱眉沉思了一会儿才道，“我实话告诉你吧，那个女人现在还趴在你表哥的身上，他做什么事她都看得见。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去阻止林士学见那个对象。你最好能够赶在你表哥前头到那里，把那个对象先藏起来，不然的话，一旦他们见面，我估计她就真的死定了。”

“那还耽误什么！”二子猛地启动，车子冲了出去。

我看着二子的车很快开远了，虽然还是很担心，却也知道我做不了什么了，就回身向住院大楼走去。

姥爷此时正吊着输液瓶，插着氧气管，双眼紧闭，脸色青紫发白。我心里刀割一般疼，鼻子不由得就酸了，拉着姥爷的手就流下泪来。

“娃子，别哭了，老人家暂时没什么危险，你放心好了。”一位医生走过来，对我劝道。

我点了点头，擦了擦眼泪，看着医生问道：“姥爷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医生的脸色有些尴尬，叹了一口气道：“老人家失血过多，昏迷太久了，就算能够再醒过来，神志也不一定会清醒了。小娃子，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我只觉得当头被擂了一棍子，愣了半天都没能说出话来。过了好半天，我才有些将信将疑地问道：“你的意思是，姥爷要变成植物人了？”

医生点点头道：“虽然老人家的怪病我们还不清楚，但是他现在的身体情况基本就只能这样了。”

我身子一沉，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怔怔地看着姥爷的脸。我的脸湿了，或许从现在开始，姥爷再也不会和我说话了。一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去怨恨谁，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我缓缓起身，走出病房，行尸走肉一般地又走到楼下，买了一包烟，然后就在路灯下蹲着，闷头抽了起来。烟味很呛人，我却一支接一支地抽



着，真想直接抽死过去。我的脑子里一团混乱，感到很无力。

我还差半年才满十五岁，可是，从今天开始，我却再也不能当小孩子了。我必须当一个大成人，要去担起责任，我要接下姥爷的活计，我要找到帮姥爷解除诅咒的方法。这件事情，谁也帮不了我，一切只能靠我自己了。

“吱吱吱——”一声蛐蛐的叫声从路边的花坛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站起身，吐出一口烟，伸手缓缓抽出了一直带在身上的阴魂尺。“阴尺克人，阳尺克魂，阴阳双尺，妙用无穷。”我在心里默念着口诀，做了一个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阳魂尺拿起来，不然的话，别说什么驱鬼辟邪了，恐怕自己都要被邪鬼给驱了。”我收好阴魂尺，快步回到楼上病房，把装着那把阳魂尺的盒子系在身上，然后守在姥爷病床边。

我趴在病床边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又回到了阳光灿烂的沐河边柳树下，回到了无忧无虑自由快乐的童年时光。突然，我的肩头被人拍了一下，我惊醒过来，一回身看到二子一身泥水，在喘着粗气，脸色非常苍白，似乎还惊魂未定。

“你怎么了？”

“那个女人呛了水，昏过去了，我已经把她藏起来了，我表哥在半路上也翻车了，没能赶过去。”二子拿起一个水杯，“咕咚咕咚”灌了一气，才问道：“老人家怎样了？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这个事情得马上解决才行，再这样下去，真要闹出人命了。”二子还对姥爷满怀期待。

我转身向病房外走去，让他跟上来。二子怔了怔，跟着我到了楼道里，疑惑地问道：“什么情况？”

我心情沉重地说：“刚才医生说了，姥爷这次估计醒不过来了。”我的眼角又有些湿润了，但是我不想二子面前显得太软弱，就吸了一口气，强自抑制了泪水。

二子直愣愣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声音哽咽道：“怎么事情就到了这个地步了？”二子低头揉了揉眼睛，伸手向衣兜里摸烟，掏出来一看，烟盒已经湿透了，不觉有些生气地甩手把烟盒摔到地上。

我掏出了自己的烟。我们默默地走到窗边，抽了一会儿烟，总算平静了心情。我问道：“那女的你藏在哪儿了？”



二子说：“我把她送到医院，找人看着了。她叫薛宝琴，我跟你说，她长得真的很俊。”

我心里不觉一动，问道：“你有没有她的详细资料，给我看看，琢磨一下？”

“嗨，你看这个有用吗？照我说啊，现在最关键的是想办法让老人家清醒过来，这样我们才能解决以后的事情。”二子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知道他这是不相信我的能力，不觉有些愤怒，冷眼看着他说道：“现在这事我接手了，你就不要再指望麻烦姥爷了。就算姥爷能醒过来，也绝对不能再操劳了。”

二子愣了，看看我的脸色，讪笑道：“好吧，那我就配合你，让你试试吧。你跟我来。”

二子给我的资料只有简单的一页纸，薛宝琴的父亲是京城里响当当的大人物，而她自己也非常优秀。我很费解，这里面肯定有门道，要不就是薛宝琴撞邪了，才会喜欢上林士学的！

这时，二子已经开车到了市郊的三院，带我来到顶楼的一间特护病房。病房很宽敞，没有浓重的来苏水味，茶几上还摆着鲜花，看着就像居家的房间。

两个负责看护的大妈看到二子来了，连忙起身道：“哎呀，小伙子，你可来啦，这位姑娘醒了之后，一直在念叨着她的救命恩人呢。”

两个大妈出去后，二子有些紧张地喘了一口气，转身对我示意了一下，就堆起笑容走去说道：“呵呵，宝琴，感觉好点了没有？”

病床上的人问道：“是你？士学呢？他怎么没来？”

“哦，你不要着急，我表哥赶着去找你，也翻车了，伤得不轻，正在医院急救呢，暂时来不了了。不过，你放心，只要他一能走动，就会马上过来看你的。”二子指了指我，又说道：“宝琴，他叫方晓，是表哥和我的好朋友，别看他年轻，他可是精通奇术的高人。这次你遇到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太对头，所以特地找他来给你看看。”

我听到二子的话，脸上一阵尴尬，抬眼瞟了薛宝琴一眼，看到她皮肤白皙，略显纤瘦，下巴尖尖的，眼睛很大，五官精致。虽然她现在气色并不好，却能感觉到她的气质跟一般人很不一样。



“你好，我是方晓。”我很规矩地自我介绍。

“方晓，你好。”薛宝琴一点儿也没有轻视我，微微抬手道：“你请坐吧，我正好有一些事情想要找个人问问呢。”她又看着二子说：“二子，我想和方晓单独聊聊。”

二子出去后，薛宝琴微微一笑，看着我问道：“你今年几岁了？”

“十五岁，我刚出师，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请您别见笑。”我尽量把话说得圆滑一些。

“哦。”薛宝琴点了点头，接着微微皱眉道：“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脸？”她突然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我不觉一愣，连忙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

“哈哈——”看到我的样子，薛宝琴捂着嘴笑了，好半天才停下来，轻轻瞪了我一眼：“小大人，假正经，你说实话，你喜欢我不？”她满目含情地和我对望着。

我和薛宝琴四目相对，看着她的一双眼眸秋波似水，微微泛光，精神一阵恍惚。“我喜欢——”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就在这时，我的手指划过腰间的阴魂尺，一阵清凉的触觉顿时传来，我的神志立刻清醒了。我再次抬头看薛宝琴，口中后半句话变成了：“我喜欢的人，不是你这样的。”

“你说什么？”薛宝琴眉头一皱，满脸惊愕，接着有些不甘心地再次看着我说：“你敢不敢再看看我的眼睛？”

我心里一惊。经过刚才的事情，我就觉得她的眼睛有些奇怪，现在她这么一说，心里就能确定了。为了验证我的推测，我再次和她对视，果然又再次感到了那种勾魂摄魄的吸引力。我晃晃脑袋，移开视线，擦揉着眼睛笑道：“厉害，好厉害的瞳力，我自愧不如。”

薛宝琴的脸色更加震惊了，她仔细打量着我，叹服地点头道：“看来二子找到了一个真正的高人。”

“过奖了，不敢当。”我不由得微微有些得意。

“好啦，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薛宝琴用手指慢慢地绕着头发，不再看我，随口问道：“林士学怎样了？”

“听二子说他受伤了，但是应该不是很重。”我答道。

“嗯，那就好，我就说嘛，那家伙不是短命相，运势正好着呢。现在